

# 做媒

◎黄孝纪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昔日传统农耕的乡村，促成一桩婚姻的媒介，主要是靠媒婆。正如俗语所言：“天上无云不下雨，人间无媒不成婚。”我的故乡八公分村，做媒也叫作介绍，媒婆又称媒人或介绍人。现实生活中，所谓媒婆，其实并不像戏剧里塑造的那个刻板形象：一个滑稽的瘦老太婆，戴着乡下老巫常见的小帽，拿一根长长的竹子烟管，嘴角上长了一颗寓意靠嘴吃饭的小痣，能会说会道，到男方家，说女方如何好，到了女方家，说男方如何好，就没几句是真话。在乡村，做媒的人并无年龄和性别的限制，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或者是女性，或者是男子，只要有心去做媒，都是可以的，全属热心之举。即如我们家，我的母亲就曾做过三次媒：先是把她娘家侄女辈的东娥做媒嫁给了我的族兄明星；再是她堂姐的女儿说媒嫁给了我们村的木匠孝健；后来，又把她童年女伴的闺女贱收说给了孝健的徒弟贱仁，而且贱仁那时与我家还是同一个生产队。给我二姐贱花做媒的，则是昔日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国杏。我二姐出嫁的那一年，又将她姑娘时期的好伙伴寿香，做媒嫁给了我二姐夫的堂弟。乡间的媒人往往就是这样，亲戚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相互说合，促成婚姻。只是有的人更热心于牵线搭桥，加上人品好，有信誉，促成的婚姻多，就成了远近有名的媒婆。大体来说，做媒婆的以女性居多。但距离我故乡较远的庄家村，有个名叫李守先的老汉，就是这样一个声名远播的好“媒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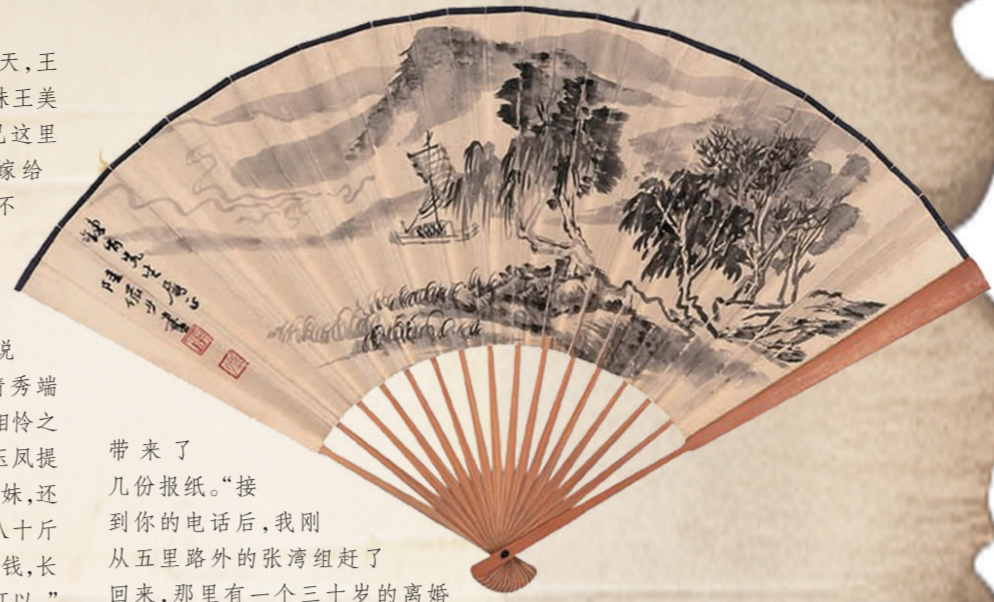
十多年前，我在《郴州广播电视报》做记者，还曾特地去采访过他。那是盛夏六月的一天，是当地黄泥圩赶集的日子。据说，多年来，每逢赶集日，守先老汉经常带上几个事先约定好的未婚男女在集市上会面，若是双方初次见面

有好感，他就会把这个媒继续做下去；假如双方不来“电”，他再给他们另行物色合适的对象。这是一个非常开朗、爱笑又健谈的老人。当我说明来意，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说，他如今已经七十五岁，四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不过，在他的童年时代，他却是一个十分苦命的穷孩子。三岁丧母，十一岁丧父，从小就靠在当地的村办煤矿挑炭卖苦力为生。独自在家实在没饭吃的时候，他也常常跑到已出嫁的姐姐家里去吃几天饭。也恰恰是在他姐姐家里，李守先第一次做了一回媒人，连他自己都想不到。那时他刚二十岁，有一天，同往常一样，他又来到相依为命的姐姐家走亲戚。吃饭的时候，他看见姐姐邻居家的女儿曹翠桃待在家里，就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曹翠桃的母亲愁着眉说，曹翠桃初小毕业了，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哪里还继续上得起学。心直口快的李守先说：“我有一个堂兄李守植，比我大两岁，他家里有吃的，还可以送翠桃读书，嫁给他！”见我有所疑惑，李老汉解释说，刚解放初期，农村里穷，还盛行童养媳。在得到曹翠桃本人和她母亲同意后，青年李守先当即跑回村里叫来李守植。当天，曹翠桃在母亲的护送下，来到李守植家做了童养媳并继续上学。初中毕业后，曹翠桃与李守植结了婚。

青年时期的李守先，虽然读书不多，却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好劳力。由于从小是苦孩子，他做事总是非常勤恳，且心眼好。在那时的偏僻农村，独自一人他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家里也谈不上有什么收入，但凭着劳动已能养活自己，且因为在村办煤矿做工分工高的缘故，他每月已能剩余几十斤稻谷。这引起了村中一位媳妇王玉凤的注意。二十八岁那年，尽管李守先此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做过了几回媒，且都成功了，可他

自己却仍然是单身汉。有一天，王玉凤找到他说，自己的亲妹妹王美凤，因老家很穷，一直在自己这里居住寄养，她有意把妹妹嫁给他。李守先一听，当即觉得不妥，毕竟年龄大悬殊了。再说自己也想找老婆了，恐怕等不了那么久。然而，经不住王玉凤三番五次地说媒，且看着小姑娘模样也清秀端庄，李守先不免又生出同病相怜之感，就答应了。不过，他向王玉凤提出一个条件：“美凤是你亲妹妹，还是先在你家养着，我每月出八十斤稻谷给她吃，再给些油盐 and 菜钱，长大后，她如果想另外嫁人也可以。”自从订了亲，为了今后更好地谋生，李守先拜师学油漆家具。因聪明勤快，仅仅三个月，他就出了师，从此开始了走村串户的油漆生涯。四年后，三十二岁的李守先结婚了，当年的新娘就是他如今的老伴王美凤。说到这里，李老汉乐呵呵地笑了起来，一脸生动。几十年来，李守先一直以种田和做油漆养家糊口，在方圆几十里范围内，他也记不清做过多少回媒了，反正他油漆做到哪里，就把媒也做到哪里。“少说也有几百对吧。”李老汉说，很多时候，他仅仅是为男女双方牵了根线，接下来他们自己谈恋爱去了，也用不着自己再操心。不过也有一些难缠的对象，他甚至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双方之间来回奔波说合，往往自己还要搭上很多酒饭。“我做媒从来不收别人的钱，我不抽烟、不喝酒，有时候，一些有礼貌的人要结婚了，给我送几斤肉或者水果表示感谢，我就收下。我并不是靠做媒为生，我纯粹是做好事。有些人生了孩子请我吃饭，我还要包一个小红包。”说这话的时候，李老汉咧嘴笑得眯紧了双眼。

那次采访后，我不久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报道，并配发了一张他笑眯眯的照片。几个月后，临近春节，我又一次来到李老汉的家，并给他



带来了  
几份报纸。“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刚从五里路外的张湾组赶了回来，那里有一个三十岁的离婚女子和一个二十二岁的未婚女子要做媒。”在他家尚未坐定，李老汉又谈起了他的媒婆经。他开心地告诉我，自从他上了报纸，更是有名了。“有几个男青年看到报纸后，上门来请我做媒，连永兴县城一个姓曹的医生也来请我做媒。”李老汉一面得意地笑着说，一面翻着他那本做媒记事簿。据他说，近段时间有两对大龄青年配对成功，其中姓曹的医生与他介绍的对象已经登记结婚了。“还有十多个男子，在等着我找到合适的女子。”不过，李老汉也谈到了他的忧虑，眼下的媒婆事业似乎不那么顺手了。“托我做媒的一般是大龄男青年，有些人家经济困难，而现在的子女主要是想找个有房子、有钱的人家，做成一对要跑很多路，费很多口舌。往往是相亲的多，成功的少。”“我反正也没什么事，每天到各个村子里去寻访合适的姑娘，春节期间从外面打工回来的女子多，是做媒的好时机，托我做媒的人那么多，我总要有个交代啊！”

如今转眼十多年过去，不知这位可爱可敬的老者是否还健在？不过，他那笑容可掬的面容，依然清晰如昨，一经想起，便浮现脑海，令人温馨而愉悦！

## 高歌

# 微物二题

◎杨宜平

### 概率

如果海子没有离世今年62岁已退休2年如果这如果成立表示1989年他在山海关面对疾驰的火车时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  
被某种力量感召让时光停驻也表示他大概率在依然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他的存在是百万分之一中的百分百可能他的纯粹至今依然25岁

### 啃玉米

谁把这么多牙齿紧密地排列在芯上我不要不成熟或者饥饿我要无缘无故地剥开你的苞叶去掉你的胡须让你慈厚地露出笑容金黄如灿或者白玉如贝谁看见都会大加赞许满心欢喜落袋为安一个季节的铺垫我把这些美好的现实一粒粒地取下又一粒粒地安上自己的牙齿我对着镜子照见这些美好的现实已然看见她们由三列牙齿对生活形成由上而下的弧形半包围用于咀嚼的意志不能困惑于大门口那颗因为过力已然缺失不用结绳记事月过上弦或者下弦每当农历初七、初八或者廿二、廿三她们总是这样提醒自己该去看看牙医或者给禾苗松土浇水但我经常要照顾她们中的一个因为我讶异于自己因此不幸患有冠心病和密集恐惧症断了的胚芽就留在芯里吧无所谓出不出血只要我的牙龈还在这就是我未来能够继续吃喝留存于世的证据

2026年7月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南洋仁  
校对 傲昂嘉措  
版式设计 边强

新闻热线  
0836-777385  
投稿邮箱  
garb@gznews.com

# 深红窗帘

◎娜央

母亲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三十七年，年近花甲，终于闲了下来。日子像被按下了慢放键，那些曾经忙碌挤到角落的往事，便如潮水般漫上心头。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母亲给我讲得最多的就是她和父亲的爱情故事。

母亲和父亲的相识，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交往了两年，母亲被父亲沉稳内敛的性格深深吸引。父亲不擅甜言蜜语，那些细碎的温柔，像春雨般润物无声，早就在母亲心里生了根。

商量终身大事的那天，现在想来竟像一场即兴演出。那是一个空气中弥漫着槐花香的午后，母亲单位楼下，两人慵懒地靠在一辆车旁，信马由缰地说些不着边际的话。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从脚边飘过，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父亲猝不及防地开口：“我们相处两年，彼此也有了很深的了解，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把证领了。”

母亲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抬头望向街对面，那里正是民政局的大门，红色的牌子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她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好啊。”

没有郑重的求婚仪式，没有鲜花，甚至没有婚戒。两个人就这样，分别到单位开了婚姻状况证明，手拉手走进了民政局。没有办酒席，没有婚纱照。那两张薄薄的结婚证，成了他们婚姻最朴素的见证。

当他们把结婚证交到双方父母手里时，老人面面相觑，才知道原来两个年轻人早已悄无声息地情定终身。

母亲特别爱美，她的小家也必须温馨舒适。在那个工资只有三四百元的年代，每月的薪水仅够家里的生活开支，添置家居物件成了一种奢望。父亲做了点小生意，终于攒够了钱，母亲唯一的要求，就是窗帘和沙发的款式由她来定。

深红色的遮光窗帘，内搭一层轻盈的白色纱帘，风一吹，白纱便如

云片般轻轻扬起。黑色大气的皮质沙发，稳稳地占据了客厅的一角。那深红色的窗帘，一挂就是三十年，洗了无数次，却没有变色，还是最初的模样。就像他们的爱情，历经岁月淘洗，依然鲜亮如初。

母亲说，父亲是一个外表乐观、内心敏感而细腻的男人。那天填写结婚表格，母亲一时紧张，手忙脚乱地填错了信息。工作人员提醒她重新填一张，母亲窘迫地说：“这次错了，下次就有经验了。”本是一句无心的玩笑，谁知领完证，父亲竟不见了踪影。

新婚燕尔，父亲居然好几天都没回家。母亲又气又委屈，思来想去，估计是填表时那句玩笑话让父亲心生芥蒂，他大概是觉得，婚姻这样郑重的事，怎么能说“下次”呢？过了几天，父亲若无其事地回家了，母亲也没问，两人就这么心照不宣地和好了。

多年后，母亲才从父亲的发小那里知道，父亲的新婚之夜，竟是在叔叔家客厅的小床上度过的。那个敏感又别扭的大男人，因为一句玩笑话赌了气，却又舍不得真的走远，就在离她不太远的地方，默默守了三天。知道了父亲的性格后，母亲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爱一个人，就要懂得呵护。

父亲对母亲的爱是深沉的，如一棵参天的大树，为她遮风挡雨。

有一年冬天，因为工作原因，两人一同出差，不幸遭遇了车祸。高原的公路蜿蜒曲折，路面结着薄冰，车子打滑翻进了路边的沟里。所幸父亲的伤势不算太重，可母亲头部受创，当场就昏迷了过去。

父亲顾不上自己身上的伤痛，费力地推开车门，抱着母亲在冰天雪地里求助。高原旷野寒风刺骨，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四下无人，只有呼啸的风声和远处连绵的雪山。父亲的外套披在母亲身上，自己只穿着单薄的毛衣，抱着她深一

脚浅一脚地往公路上走，好不容易才等到一辆车。父亲眼里立刻燃起了希望，连忙上前拦住，声音都在发抖，恳求对方帮忙送医。好心的司机二话不说，立刻驱车把母亲送到了就近的医院。

母亲苏醒后并无大碍，父亲却住进了医院。其实当时他也受了伤，只是太担心母亲，一直强忍着伤痛。伤筋动骨一百天，医生让父亲足足休息了三个月。经此一劫，母亲更加确信，这个男人，可以托付一辈子。

后来的日子，母亲生了重病，家里所有的担子，一下子都压在了父亲身上。医院里缴费、拿报告单、复查，他毫无怨言地忙前忙后。父亲吃不好、睡不好，整个人瘦了一圈，也变得沉默寡言，可他在母亲面前，却永远表现得坚强乐观，不离不弃。

整整五年，父亲学着做各种营养餐，变着花样给母亲补身体。母亲的病情渐渐好转，父亲也慢慢恢复了往日的样子，爱说爱笑，幽默开朗，家里又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我的眼里，父亲其实是个晚熟的人。年轻的时候，他粗枝大叶，不懂得怎么表达关心；母亲生病后，他上网学习病人食谱，几乎每天都不重样。他记得母亲每种药的服用时间和剂量，比记得自己的生日还清楚。看到父亲忙里忙外的身影，母亲的眼里总是充满了感动。

父亲穿衣并不讲究，只要干净整洁就好。可每次父亲出门，母亲都要端详半天，像个严格的造型师。“鞋子的颜色和衣服不搭，换了！”“格子衫和夹克不搭，换了！”父亲每次出门都精神抖擞，光鲜亮丽，全是母亲的功劳。

当然，夫妻感情再好，也会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闹些小别扭。火气上来了，双方互不让步，甚至会互相删除微信，当然，最多两天，又会偷偷加回来。他们闹矛盾的时候，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传声筒和中间人。